

# 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

王林军

池塘，在我们这里，大多被叫做潭。在我还小的时候，就像天上的星星，那些大池小池，缀满了广袤的乡村大地。

比如，在那个生养我的叫做山下地的村庄，村庄生活区里，就有一个直接叫大潭的，一个直接叫小潭的，一个后山脚潭，一个周家潭；田野上的池塘更多，有仙人坑潭、杨家池潭、茅井潭，部分池塘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——一个小小的村庄里，大小池塘几乎星罗棋布。

池塘，大多是人工开挖的，为的是涤衣涂被，淘米洗菜，灌溉庄稼，当然也有些也兼着防火等作用。池塘一般都不大，大的，一亩二亩，小的，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，有如朱熹在《观书有感》诗中所云，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。池塘一般也不深，深的，二米三米，浅的，水才能没过脚踝。李白在《赠汪伦》诗中感叹，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“深千尺”的池塘，反正我是没有见过，我想这里的桃花潭并非我们一般所指的池塘，你想李白是要乘舟归去的，所以应该是江河水深水阔处的一段，就像在我们奉化的县江上，也有一处叫金钟潭的。池塘一般连着小沟小渠，沟渠水是池塘的主要水源，也有独立存在的池塘，那么雨水积聚便是它们的池水来处，最神奇的还因地形地势的原因，有些池塘会有自己的地下泉眼，如杨万里《小池》诗中所说，“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”。

在我小时候，几乎每一方池塘，都是一处生机勃勃的美好世界。池水一律清澈，倒映蓝天白云，倒映花草树木，倒映乡村简单古朴的生活，无风时，水平如镜，起风时，碧波粼粼。池边一般都有些树木，我们这里多是柳树、榉树、水杉等，村庄野外的是翠鸟，更充满蓬勃的原始气息，草木杂处，一派纷繁，有些水里还长着芦苇、水菱、水葫芦等一些水生植物。池边的树木上，一年四季，都有各种鸟儿在停憩，在歌唱，印象最深的是翠鸟，漂亮的身子，敏捷的身手，电光石火间一击而中的捉鱼本领，让人叹为观止；到了夏季，更是蝉声四起，不绝于耳，就如那首我们经常哼唱的《童年》中所唱，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”；当然还有蝴蝶，还有蜻蜓，还有其他认识不认识各种美丑不一的昆虫。至于水里，那更不用说了，有鲫鱼草鱼鲤鱼，有河蚌黄蚬螺蛳，有细如米的小虾、滑溜溜的黄鳝、笨拙拙的老鳖，还有如潮水般起伏的蛙声一片……

儿时的池塘，还是我们的乐园。我们村的孩子，十有八九，就是在那个叫大潭的池塘里学会了游泳。那时候的夏日，就像下饺子似的，一亩多的大潭里，挤满了黑不溜秋的光屁股的孩子，我们比潜水，我们打水仗，我们摸鱼捞虾，我们兴奋莫名地叫嚷嚷。我还记得，我人生中第一次钓到大鱼，也是在大潭。那时候，我可能才六七岁吧，拿着自制的很不像样的钓鱼竿，也学人家一样站在大潭边钓鱼。不想鹅毛管子剪成的浮标真动起来了，又拖又拽的，竟真把一条鲫鱼“啪啦”一下拽到了岸上，还是一条十分讨

人喜欢的大鱼，足足有半斤来重。把惊慌失措、活蹦乱跳的大鲫鱼，从用缝衣针做成的鱼钩上取下来，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。然后钓鱼竿也不要了，像年画里的胖娃娃，用双手把大鲫鱼紧紧抱在胸前，撒开欢快的丫子，一边嘴里“阿爹阿妈”地乱叫着，一边向着自个家里拼命地跑去……

我们乡野孩子，虽然不识美为何物，但雨打碧池、月映寒潭、雁满回塘、蜻蜓点水、柳枝拂波等画面，朝夕相对、日浸月染，多少还是在心里留下了一些痕迹，给了我们一些美的启蒙、美的熏陶。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，而今想起，犹如从故乡原野上吹来一缕缕清新的风，让人心里止不住地荡起一圈圈情感的涟漪。

也许打小和这些大池小池打多了“交道”，让我至今觉得，比起大江大河、大湖大海，池塘更具人间的烟火气，更有一种如乡亲似伙伴的亲近感。其实，不光我感到亲切，池塘也被历朝历代的诗人们所青睐，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吟唱着。

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，就有了池塘的波光水影。如《陈风·东门之池》：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彼美淑姬，可以晤歌。东门之池，可以沤纻。彼美淑姬，可以晤语。东门之池，可以沤菅。彼美淑姬，可以晤言。”这是一首在劳动中，男子爱慕女子，先是找机会搭讪，直至两情相悦的爱情诗歌。有些书里，把东门之池译作东门外的护城河，个人愚见，还是译作东门外的池塘更合适，更符合实际情况。你想啊，护城河一般又陡又阔又深，沤麻沤纻的，操作起来肯定极不方便；再

说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先秦时代，作为军事防御设施的护城河，似乎也不太可能，随便让老百姓来沤纻沤菅的。除了“东门之池”，还有在《小雅·出车》中“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。仓庚喈喈，采芣苢之”，以及《豳风·七月》中“春日迟迟，采芣苢之”的“采芣”，也就是采白蒿，我估计多半也有在池边塘岸上进行采集的。

先秦之后，写到池塘的古诗词，更是多如繁星。著名的就有，谢灵运的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，王建的“野池水满连秋堤，菱花结实蒲叶齐”，杜牧的“微雨池塘见，好风襟袖知”，李商隐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”，晏殊的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赵师秀的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……当然古诗词中写到的池塘，有些是单纯作为观赏用的园林景观而存在，这在本文所要陈述的，作为洗涤、灌溉等用的乡村池塘之列。

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，随着在乡村生产生活中实用功能的持续减弱，这些曾经在古诗词里如明星一般闪耀，曾经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一般撒满乡村大地的大小池塘，现如今似乎正在日渐荒芜、日渐减少。即使留下一个两个，也不再似从前那般清澈，那般灵气，那般鱼虾满塘，那般充满生活的烟火气息……我不知诗人们会不会失落，反正我这个从乡村大小池塘里“摸爬滚打”出来的人，心里多少总感到有些惆怅，有些念念不忘。一想到那些消失不见了的池塘，想到那些变得面目模糊的池塘，还是会“风乍起，吹皱我心里的一池春水”。

# 对不起，亲爱的书

盛常国

我亲爱的书，你好！

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。你与我不离不弃足有40多年，在这漫长的风雨岁月中，我悉心地爱护你，天天捧着，读着或重读着你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娓娓动听的故事。从40年前的只一个你，到如今数百个的你。我还想在有生之年，拥有无数个你。我贪你，与我夜夜相枕枕边，也快乐无边。

说到这里，也许你的内心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鄙视感，也许在暗暗地骂我是个口是心非，又阳奉阴违的家伙。你有你的道理，我无可狡辩。我知道，这次对你的伤害，落成了我终生遗憾，我就是长着数张嘴，写下数万言的忏悔书，也无一理由，为自己开脱责任。因为爱你者把你搁置一旁多日，让你受不住潮气的侵袭，默默地承受着无数霉斑，玷污你洁白无瑕的身体。造成如此后果的，都是爱你者的耻辱。

亲爱的书，真对不起。我知道无论怎样诚恳的道歉，不但得不到你的谅解，连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。但不论怎么说，我总要把伤害你的原委说出来。那也是因为我住的老房子不得不装修，我把不少堆积的东西能当废品的都卖了，破烂王不要的东西都扔进村里的垃圾池。在处理你的藏身处问题上，我坚决反对有人说把你也卖了荒唐言论，妻子也似乎在等着我的嘴里，颤抖着蹦出一个字：“卖”。一贯来是妻管严的我涨红了脸，说千万别把你卖了，真的要卖，就把我当垃圾卖了吧，说得装修工们都笑得前俯后仰的。后来我都把你装进好几只化肥袋，叫妻子堆放在楼上的一小间里，并用几块大布盖起来，以防沙灰、油漆玷污你身。

到了快一个月房子装修完工后，我又叫妻子把你通通搬下来，但不能再放进新买的书柜里。这花了数百元钱买的书柜，外表的确美观大方，气派十足。可这是件中看不中用的书柜，它的玻璃隔板无法承受你的重量，真的要放书时，必须在玻璃板下用木板支撑，这样子实在太难看。最后只好把你暂时放在刚装修建好的一间小屋里，把你安放在我搭在墙体的木板上。因为家庭

经济严重透支，负债累累的我只带上十几本的你，去工作的地方。因该工作天天十几个小时，夜夜要睡在工作房，所以很少顾及放在小屋里的你。不料几个月后，连续阴雨，糟糕透顶的是这新建的小屋潮湿严重，你被无情地沾染了霉斑点，且有几处全是黑的。我发现后这一情况后，怔呆了，对你流下了痛苦的泪，对自己产生了伤心的恨。

亲爱的书，实在对不起你呵。想不到数十年来对你的呵护，却在顷刻间使你面目全非，这所有的错都在我之过。尽管家人们一起帮忙，把你放到楼上阳台数月的晾晒和清刷，大体上恢复了从前模样，但我几乎成了惊弓之鸟，三天两头叫妻子上楼，到阳台上去查看。当然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只有在楼下，我才有能力亲吻你，爱护你，那么你总不能搁置楼上吧。

到那小屋经过了高温季节的干旱和寒冷的北风怒号，屋内才都是干燥的特征。有一朋友送给我一只铁书架，正好用于你的安身之处，质地结实，你就有再厚重的身体，它也承受无忧。我又用大尼龙布将书架包装一下，这样将大大地减少受潮的威胁。

亲爱的书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年中我又多了数十本的你，除了自己近十次文章获奖选本之外，还有一些文联送来了好多的你。上几天，素未谋面的宁海县文学老师林海燕和朋友们，不但给我送来了许多生活所需，还送来了一大堆的刚出版的你。那个我熟悉的油墨香味，千万次之间也闻不够的你，我真的感觉到你的生命与我同呼吸。

亲爱的书，我要终生感谢你，是你的身上所展示的无数光辉形象，深深地感染着我，让生长于贫困农家，又行动不便的我，能够有勇气生活每一天。你的每一句铿锵有力的人生哲理，让我学会了坚强，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。那就是人活着，就要为自己、为他人创造有用的价值。哪怕只是一种拼搏奋斗的精神，而无创造出任何实物价值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我对得起自己的人生，我会用尽最后一口气，努力向天下任何关心我，爱着我的人，交上一份闪烁着人生光芒的答卷。



秀水晨曦

郭宏尉 摄

# 三文鱼的悲壮洄游

徐国平

当人们在餐桌上品尝美味的三文鱼时，不可能想到它的繁衍及种类延续，只知道它捕捞于大海。我有一个堂弟从香港移民至加拿大，前几年回国时在饭后茶余，和我谈起过三文鱼生命的延续中有悲壮的故事。他每年10月上旬，都要去加拿大霍普港观看三文鱼洄游。近日他将洄游的一个长视频发给我，我看了后深感震撼，思索不已。

三文鱼种类繁多，其中有一种产自加拿大霍普港附近一条被称为“飘满鲜花的河”，河上游的湖泊是三文鱼的出生地。它们的

父母将鱼卵藏在石头底下，即便如此，一部分鱼卵也会被其他鱼类及鸟类吃掉，幸存下来的鱼卵熬过冬天，发育成小鱼，在湖泊河流中生长一年，然后游向大海，环游太平洋一圈，刚好三年。期间被人类捕捞一部分，被其他鱼类吃掉一部分，能幸存下来的，就洄游到它的出生地，繁衍下一代。在洄游的60多天中，它们经过几千公里艰难的旅程，找到产卵地的河流之后，就开始不进食，逆流而上。在逐渐升高的河床中，有浅滩，有一个个“层梯”，三文鱼只能靠身体不停地跳跃游动，最后跳过几十厘米高的水坝排水口，称为“跳龙门”。突破重重难关后，才抵

达一个平静的湖面受精产卵。然后双双死去，结束它们壮烈的洄游、繁衍过程。

从堂弟发来的视频中，我目睹了大自然中这个蔚为奇观的壮举。在湍急的河流中，成群的三文鱼不畏艰难，逆流而上，拼命往上游，被激流冲回，休息一会继续再游。遇到“层梯”，跳起飞跃，直至筋疲力尽，消耗完它们的所有体能。河流中随处可见洄游中累死的三文鱼。据说它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产下卵，以繁衍下一代。看着这些已遍体鳞伤的三文鱼，还在百折不挠地与急流拼搏，看着流到坝前的鱼一次次“跳龙门”，一次次撞回，徘徊

休息，积蓄体力一会，再次从水面跃起，作最后的一搏，心灵确实感到震撼。地球上的生命体就是这样，以顽强的本能，不惜牺牲自我，为繁衍下一代而竭尽全力，死而后已，以这样的方式往复循环，生生不息。大自然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存在和发展，永无止境。

三文鱼悲壮的洄游虽属生物本能，但对人类应该也有启示：出生地的家园是最美好的，父母是最可敬的。保护气候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。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家园和环境，为保护大自然不受侵害而努力。

# 父亲要说的冷与热

(外一首)

原杰

他要说的冷是过冬的麦苗  
菜秧  
结了冰霜也不懂穿衣取暖  
他要说的热是猪圈里的一家子  
已上气不接下气也不会  
啃声

他要说的累是那头牛  
那匹马

春夏秋冬只掉泥巴汗水  
他要说的忙是那些鸡  
那群鹅  
从早到晚一直在艰苦奔走

他要说的生是秧儿结了瓜  
母猪下了崽  
牛腿上长了个红茄子  
他要说的死是菜苗稻秧  
今天枯一些明天烂一些的日子

# 母亲想照照镜子

母亲想喝水  
开水已倒好  
可看到院子外探头探脑的菜禾  
于是赶紧出门浇水  
等她回来  
杯中冷水只能泼菜地

母亲想吃饭  
饭已盛在碗里冒气  
可听到院角传来嗷嗷叫声  
于是赶紧烧猪食

等她回来  
碗中冷饭只好给小猪加食

母亲想照照镜子  
拿起梳子  
碰到排队等候的一堆破袜  
旧衣  
于是赶紧穿针引线缝补  
等她上床  
黎明已耐不住在鸡鸣里  
早起